

【序曲】

文章胸次有江山

「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，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為嫡子，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，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。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。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，非吾曹當尚也。」

——董其昌

所謂「文人畫」，指的是中國傳統文人、士大夫階層之畫，與宮廷的「宮廷畫」、民間的「民俗畫」相別。宋朝蘇東坡稱之為「士大夫畫」，而明朝董其昌稱之為「文人之畫」。「文人畫」即是知識階層所作之畫。除了能畫之外，還須具備文才——讀書涵養，胸有丘壑，下筆有神。

中國文人畫以王維為始祖，《舊唐書》〈文苑傳〉中有一段描寫王維在安祿山之亂後居於京城的生活：「在京師日，飯十數名僧，以玄談為樂。齋中無所有，唯茶鐺、藥臼、經案、繩床而已。退朝之後，焚香獨坐，以禪誦為事。」這種澹泊名利和集「詩」、「書」、「畫」三絕於一身的特質，幾乎是北宋以來文人畫家之圭臬。文人畫家特別標舉人身修養，而所謂詩、書、畫三絕又在其次耳。明清以後，篆刻大興，因此，文人又將「詩」、「書」、「畫」、「印」合稱「四絕」。藝文之道與德行修持自來相關，所謂「詩言志」，詩歌書寫性靈、情志，是人文修養的反射、思想的縮影。因此，中國文人多半還是將詩文排在四絕之首。

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年輕時，看沈周畫「長江萬里圖」，想從沈周畫，沈周笑答：「這是我一生孽障，你又何必學？」後來沈周在文徵明所作荆關小幅畫上題道：「莫把荆關論畫法，文章胸次有江山」此語道破畫道玄機。荆浩、關仝的成就不在他們的畫藝，而在於其文章胸次。

溥心畬曾告訴江兆申說：「我的學問當中，以畫最差，與其跟我學畫，不如

跟我讀書。況且學問好了，畫品自然也高。」畫品，即繪畫中的精神士氣，元代畫家趙子昂曾問畫道於錢選：「何以稱『士氣』？」錢選答道：「……然又有關捩，要得無求於世，不以贊毀撓懷。」指出「士氣」的產生是因無求於世，不因外人的讚譽詆毀而心有罣礙。而倪瓚論畫山水，說道：「僕之所謂畫者，不過逸筆草草，不求形似，聊以自娛耳。近迂遊來城邑，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，又欲應時而得，鄙辱怒罵，無所不有，冤矣乎！詎可責寺人以不髻也！」文人畫家，只是以畫來遣懷，並不斤斤計較於形似，有人訂畫指明內容，且限時索取，態度惡劣，倪瓚歎道：「怎麼可以指責出家人不留鬍子」，根本是不合情理！

對錢選和倪瓚的說法，江兆申深表贊同，他說：「畫家在姿質與功力之外，這兩種由內灼或由外至的精神壓力，確然在影響著他們的成就。一件完美的藝術品，又確然有一種怡然自足，非外物所能撓的獨立精神，因此錢選和倪瓚的這兩段話，雖然像是出於文人的結習，但卻真是畫家成敗關頭的吃緊語，因此錢選稱之為『關捩』！」

文人畫的重點，不在巧構形似，而在具有文人之氣。所謂的文人之氣，即是一種獨立於世俗之外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志氣——江兆申稱之為「獨立精神」，即不隨波逐流的精神氣度。他肯定文徵明的繪畫，因為：「文徵明在明四家中排名第一，不是因為他的畫，而是因為他的德望。」又說：「當我第一次謁見溥心畬先生的時候，先生說：『做人第一，讀書第二，書、畫只是游藝，因此，我們不能捨本而逐末。』」看來，品德修持與獨立不撓的精神，遠遠超越了形而下的書畫技巧。這是江兆申對中國文人畫內涵的理解，也是他為自己的藝術所訂製的一張高遠的藍圖。

妙慶
乙卯冬月
畫於
北中
一萬

